

金匱要略品鑑

上

张再良 主编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金匱要略品鑑



张再良 主编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匱要略品鉴/张再良主编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3. 12
ISBN 978-7-5326-4049-2

I. ①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《金匱要略方论》—研究 IV. ①R22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9998 号

统 筹 蒋惠雍
责任编辑 徐思思 王磊
俞柳柳
装帧设计 姜明

金匱要略品鉴

张再良 主编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(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电话: 021-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29.625 插页 11 字数 768 000
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049-2/R·56

定价: 158.00 元(全二册)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联系电话: 021-59226111

出版说明

《金匱要略》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杂病部分，被奉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。杂病范围广泛，包含了除伤寒、温病以外的多种疾病。《金匱要略》总结了汉代以前治疗杂病的经验，是现存最早记载治疗杂病的重要文献，对后世内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。所谓“金匱”，即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；“要略”则有简明扼要之意。但也正是“要”且“略”，《金匱要略》所言不易被理解，历代各家解读杂呈。为全面展示仲景辨治杂病的思维，启发后学，本书在前人基础上作了较为全面的爬梳，具体体例如下：

一、各篇内容逐条品鉴，正文主要由原文、校注、译文、精解、评析五部分构成。原文采用明赵开美本，该版于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被编入《仲景全书》。

二、校注即校勘及注释。校勘参考俞桥本、医统本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，将分歧之处列明并作一定辨析，供读者参考；注释主要就原文中晦涩生僻字词、中医学中不常见的专有名词以及容易造成歧义等处加以解释。

三、译文以现代汉语完整翻译原文，意在方便现代读者阅读。翻译注重文理与医理相互结合，尽可能与现代医学研究接轨，以现代观点训释文理，阐发医理。

四、精解主要甄选了最晚至民国的历代医（注）家对《金匱要略》的理解研究，如赵良仁、尤怡、徐彬、周扬俊、黄元御、陈念

祖、莫文泉、陆彭年、唐宗海、曹家达以及日本的丹波元简、丹波元坚等，几乎囊括了所有金匱注家，以期助读者全面理解，或方便其引用查阅相关文献。

五、评析基本涵盖三部分内容，即评析原文、评析从古至今医(注)家观点之异同、阐发当代相关最新研究进展，以帮助读者在今时今日更好地理解、掌握中医临证的精髓。

六、《金匱要略》共有二十五篇。其中第二十三篇(杂疗方)、第二十四篇(禽兽鱼虫禁忌并治)以及第二十五篇(果实菜谷禁忌并治)主要记载了急救方法和预防饮食禁忌等，但这些与现代临床实际相距已远，并不常用，且此三篇编写体例与前二十二篇不同，后人疑非仲景原著，故不予以评析。考虑到保持原书的完整性，本书保留了此三篇原文，供读者参考。

七、全书原文和精解均加标点，并一律采用简体字。精解部分为保持其原文风貌，部分医学术语不刻意统一，如营卫与荣卫等。

八、全书正文中凡方剂出现处皆以虚线框之，方便读者阅览。最后三篇因体例特殊且所供方剂价值不大，则不以虚线框标明。

九、本书所有方剂及医(注)家均可从书末索引中查询。

自序

《金匱要略品鉴》其中“品鉴”二字，让人感触良多。品鉴高于注释，而以往我们仅满足于注释。提出品鉴并且要做好这件事，我想必须具备两点：一是被品鉴的东西值得品鉴；二是进行品鉴的人有相应的品鉴能力。

《金匱要略》是一本中医必读的临床经典，原与《伤寒论》合一，称《伤寒杂病论》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成书在汉末，经过魏晋隋唐时期的流传，校订、刊行于北宋，最终形成了我们目前反复诵读的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。作为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伤寒在前，杂病在后，分成两书以后，《金匱要略》成了杂病的专书。在中医临床诊疗的发展过程中，《金匱要略》与《伤寒论》并立，为中医临床的病证与治法方药的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经过宋代校订以后，《金匱要略》流传渐广。但由于文字简略，义理深奥，同时年代相隔久远，后人阅读往往容易产生疑惑。古代有志于中医临床经典普及的医家，对《金匱要略》研习既久，积累的心得亦多，然后诉诸文字，又形成了众多的注本。于是注文与原文相映成趣，也成了今人学习《金匱要略》的阅读对象。《金匱要略》的古代注家多集中在清代，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不断有新的注本涌现。这样，品鉴《金匱要略》也无可避免地把相关的注文一并带进了。

品鉴《金匱要略》，必须清楚相关的历史脉络。从《金匱要略》的成书背景、流传过程到大量注本的出现，到目前形成一定的学习

和研究的局面，了解和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是我们品鉴的前提。《金匱要略》究竟与《伤寒论》是怎样的关系？它的内容为什么详略不一，差距很大？应该明确，《金匱要略》不是一本阐发理论的专书，而是侧重于临床诊疗的论述，它的形成与当时的临床有关，也与后来的校订有关。原文是现实的反映，有的反映古代的临床，有的体现古人的认识；有的容易理解，有的已经令人费解。把握历史，能够帮助我们开阔眼界，变换视角，这样也有利于养成定识和眼力。

品鉴《金匱要略》，必须熟悉中医临床的诊疗。这就要求我们对整个中医，对中医临床的诊疗有所理解和把握，必须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，积累一定的临床经验，熟悉中医的病证与治法方药。通过文字的阅读来把握古今的临证，来沟通古今的认识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是否可以本着如下原则，即原文第一，注文第二；临床实际第一，文字表述第二；具体事实第一，抽象演绎第二。也可以说，对于原文必须先追求本意，然后再考虑引申发挥。由于每个人的阅历不一，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体会当然也会不同，所以我们在对后人注文的理解上有时不必过分纠结于对和错的问题，而应该注意不同见解中的相互启发，只要有助于对原文的领悟即可。

品鉴《金匱要略》，还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。品鉴与一般注释的不同之处，在于品鉴有着“沉潜往复，从容含玩”的意思。品鉴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，必须摆脱功利的羁绊，克服浮躁的影响。中医的经典应该和我们相伴终生，常读常新，品鉴经典即在于能让人

不断到达一种新的境界。如此，品鉴还真是一件高雅之事。

品鉴高于注释，但又离不开注释这个基础。对原文的大体意思明白以后，要能够展开联想，立足于《金匱要略》的原文及注文，眼光能够注意到古今病证的变化、认识的进步以及治法方药上的演变或扩展。原文的本义、注文的发挥以及它们与临床诊疗的具体联系，特别是有方有证的内容，是本书品鉴的重点。品评《金匱要略》原文中蕴含的真味，鉴别注家观点的优劣短长，也许有时心里会五味杂陈，体会到医理或方药的隽永是甘甜，察觉到古人的局限是苦涩。好在品鉴也带有一定的赏析之意，这确实有利于促进思考，开阔思路，从而提升我们每个人的品位。

上海是一个古今东西交融汇通的特殊地方，海派中医提倡“发煌古义，融会新知”，曹家达、陆彭年等对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都有独到论解。姜春华先生临床经验足，文献功底深，也是上海的大家，他曾经指出：“《伤寒论》是一部实用的书，我们学习它，不是玩古董，也不是读《圣经》，而是古为今用，要扩大、提高它的作用。我们如果用提高的哲学、提高的认识来学习和运用《伤寒论》，我相信我们便不是《伤寒论》的奴隶，而是《伤寒论》这一宝贵医学遗产的主人。”我也非常欣赏画家吴冠中先生的这句话：“我们从传统中受害的是模仿，我们从传统中得益的是启发。”当我们把相关的知识融会贯通以后，也会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，这应该成为我们品鉴《金匱要略》的立场和态度。

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对本书的精心策划，热心于中医经典的继承和传播，使得我们在上海从事《金匱要略》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机会做这样一件事，呈献给大家这样一本书。由于时间较短，我们的水平也十分有限，或许书中不少地方还不尽如人意，希望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吝指教。

张再良

2013 年 10 月

刻仲景全书序

岁乙未，吾邑疫厉大作，予家臧获率六七就枕席。吾吴和缓明卿沈君南昉在海虞，藉其力而起死亡殆徧，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。不知沈君操何术而若斯之神，因询之。君曰：“予岂探龙藏秘典，剖青囊奥旨而神斯也哉？特于仲景之《伤寒论》窥一斑两斑耳。”予曰：“吾闻是书于家大夫之日久矣，而书肆间绝不可得。”君曰：“予诚有之。”予读而知其为成无己所解之书也。然而鱼亥不可正，句读不可离矣。已而购得数本，字为之正，句为之离，补其脱略，订其舛错。沈君曰：“是可谓完书，仲景之忠臣也。”予谢不敏。先大夫命之：“尔其板行，斯以惠厥同胞。”不肖孤曰：“唯唯。”沈君曰：“《金匱要略》，仲景治杂证之秘也，盍并刻之，以见古人攻击补泻、缓急调停之心法。”先大夫曰：“小子识之！”不肖孤曰：“敬哉。既合刻，则名何从？”先大夫曰：“可哉，命之名《仲景全书》。”既刻已，复得宋版《伤寒论》焉。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，及得是书，不啻拱璧，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，因复并刻之，所以承先大夫之志欤。又故纸中检得《伤寒类证》三卷，所以櫟括仲景之书，去其烦而归之简，聚其散而汇之一。其于病证脉方，若标月指之明且尽，仲景之法，于是粲然无遗矣，乃并附于后。予因是哀夫世之人，向故不得尽命而死也。夫仲景殫心思于轩岐，辨证候于丝发，著为百十二方，以全民命，斯何其仁且爱，而跻一世于仁寿之域也！乃今之业医者，舍本逐末，超者曰东垣，局者曰丹溪已矣。而最称高识者，则《玉机微义》是宗，若《素问》，若《灵枢》，若《玄珠密

语》，则嗒焉茫乎而不知旨归。而语之以张仲景、刘河间，几不能知其人与世代，犹颯然曰：“吾能已病足矣，奚高远之是务？”且于今之读轩岐书者，必加诮曰：“是夫也，徒读父书耳，不知兵变已。”夫不知变者，世诚有之，以其变之难通而遂弃之者，是犹食而咽也，去食以求养生者哉，必且不然矣。则今日是书之刻，乌知不为肉食者大嗤乎！说者谓：“陆宣公达而以奏疏医天下，穷而聚方书以医万民，吾子固悠然有世思哉。”予曰：“不，不！是先大夫之志也！先大夫固尝以奏疏医父子之伦，医朋党之渐，医东南之民瘼，以直言敢谏，医谄谀者之膏肓，故蹶之日多，达之日少。而是书之刻也，其先大夫宣公之志欤！今先大夫歿，垂四年而书成，先大夫处江湖退忧之心，盖与居庙堂进忧之心同一无穷矣。”客曰：“子实为之，而以为先公之志，殆所谓善则称亲欤！”不肖孤曰：“不，不！是先大夫之志也！”

万历己亥三月谷旦海虞

清常道人赵开美序

《金匱要略方論》序

张仲景为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合十六卷，今世但传《伤寒论》十卷，杂病未见其书，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。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，于蠹简中得仲景《金匱玉函要略方》三卷：上则辨伤寒，中则论杂病，下则载其方，并疗妇人，乃录而传之士流，才数家耳。尝以对方证对者，施之于人，其效若神。然而或有证而无方，或有方而无证，救疾治病，其有未备。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，臣奇先校定《伤寒论》，次校定《金匱玉函经》。今又校成此书，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，使仓卒之际，便于检用也。又采散在诸家之方，附于逐篇之末，以广其法。以其伤寒文多节略，故断自杂病以下，终于饮食禁忌，凡二十五篇，除重复，合二百六十二方，勒成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依旧名曰《金匱方论》。臣奇尝读《魏志·华佗传》云：“出书一卷，曰：此书可以活人。”每观华佗凡所疗病，多尚奇怪，不合圣人之经。臣奇谓活人者，必仲景之书也。大哉！炎农圣法，属我盛旦，恭惟主上、丕承大统，抚育元元，颁行方书，拯济疾苦，使和气盈溢，而万物莫不尽和矣。

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

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

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

《伤寒杂病论》序